

## 【发郊/彪郊】月明山河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587858)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587858>.

Rating:	<a href="#">Mature</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姬屋藏郊</a> , <a href="#">发郊</a> , <a href="#">彪郊</a>
Character:	<a href="#">殷郊</a> , <a href="#">姬发</a> , <a href="#">崇应彪</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0-05 Words: 17,658 Chapters: 1/1

## 【发郊/彪郊】月明山河

by [junshanyue1010](#)

### Summary

额，熟妇郊在线调戏纯情小发，是博爱众生，格局很大，不在乎小情小爱的郊郊，心怀天下的公主用美好躯体制衡两个霸主的故事（bushi）  
公主同时拥有两个男人怎么了🐼

预警：过程发郊结局彪郊，双，诱受，生子

00

十年春，帝寿下嫁公主郊于北崇伯侯次子，十二年，伯侯次子出猎，误为箭伤，不治。葬乃月余，帝命伯侯遣返公主，时公主已有妊四月。

01

殷郊被侍女搀扶着出了北伯侯府大门——他如今已显怀，身子逐渐沉重。车马早在门前等候了，为首之人身披铠甲，毕恭毕敬朝他俯身作揖，头盔上长长的翎羽横在他胸前。

“你就是父皇派来接我的人？”

“是，殿下。”

“抬起头来。”

那人抬头，眼睛却垂着，不敢直视他。

殷郊淡淡扫他一眼。

“你叫什么名字？什么来历？何时到我父皇身边当差的？我在宫里时并不曾见过你。”

那人复又把头低下，对这一连串问话答得有条不紊，不卑不亢。

“回殿下，小臣姬发，是西伯侯姬昌次子，去岁奉诏入京，不久前得陛下赏识，提为羽林卫统领，故而殿下不曾见过小臣。”

呵，又是伯侯之子。殷郊心里冷笑，殷寿把他嫁到这牵制北崇，又弄来西岐二公子当人质，听说他表兄，东鲁伯侯之子也才从京城回了封地没多久。

殷寿为了这费尽心机夺来的皇位，多年来猜忌不断，疑神疑鬼，祸害了多少人。

不过这姬发倒是有本事，这么快竟能取得殷寿的信任，不简单。

“知道了。”

殷郊越过他，扶着腰往马车走，姬发见了忙跑过去搀扶他上车。

殷郊见状，便搭着他手背踩上了马凳，姬发的手震颤了一下，换来殷郊一声轻笑，又立即稳住。等殷郊上了车，他紧着上前掀开帘子，扶殷郊在车内的软榻上坐好，觉得诸事妥当，才退下命人驾车出发，全程都低着头。

马车前行，殷郊倚在榻上休息，身下的丝绸褥子柔软舒适，不会硌着人，两边檀木小桌摆着几碟适宜孕妇的吃食，公主规格的马车，并不算十分宽敞，但布置得当，明显是被人精心安排过。轿厢里盈满怡人的花果香气，殷郊嗅了一口，孕妇不能熏香，一路的尘土味同样扰人，竟想了此法，真是巧思。殷寿才不会管他，必是那个姬发做的，难怪殷寿赏识他，的确细心体贴又恭顺。

赶了半日的路，姬发命队伍停下来，隔着车窗帘子朝殷郊道：

“殿下，前面是驿站，请殿下暂去歇息，用些膳食。”

“你们去吧，我不吃了。”

殷郊躺在榻上半眯着眼，声音也懒懒的。

“殿下，舟车劳顿，一会儿还要赶路，您……有孕在身，臣担心殿下身体会吃不消。”

闻言，殷郊倒觉得有几分趣味，掀开帘子看他。

“你担心我？”

姬发自觉言语有失，连忙下跪。

“臣…不敢造次，臣领了皇命前来，保护殿下是臣的职责。”

“哈，既然是你的差事，我也不好为难你。”

殷郊放下帘子，起身出了马车，见姬发仍是朝车窗半跪着，不由得失笑。

“过来扶我啊。”

“是。”

姬发忙去搀扶他，把头低地死死得。

这过分恭敬的模样殷郊见了便觉好笑。

“你怎么不抬头看我？是嫌我丑陋，怕污了你的眼？”

“不！殿下天人之姿，小臣岂敢……”，姬发闻言慌忙解释，“只是殿下为君，我为臣，臣不可仰面视君。”

殷郊“啧”了一声。

“你倒懂礼。”

“不敢。”

他打量姬发一番，突然玩心大起：

“既然如此，君上的命令你可都会遵从？”

“殿下尽管吩咐。”

下一刻他恶劣地笑着开口：

“那好，我命令你抬头看我。”

“这……”

“不是懂礼吗？”

姬发犹豫了下，终是缓慢抬头，只一眼便呆住了，听见殷郊噗嗤一声轻笑，又迅速把头低下。

“好看吗？”

“好看……”

他声如蚊呐，脸上有些烧。

是太美了……

殷郊冷哼一声，嘲讽道：

“自然好看，要不然我父皇怎么用我来给他巩固皇位。”

“殿下……”

让此等忠心侍君之人听这话，实在是为难，殷郊也没再刁难，整理了衣袍自顾自往驿站走。

“行了，你就当没听见，不是要我用膳吗？快点吧。”

姬发跟上去为他引路。

夜晚他们在一处树林旁歇息过夜。

周围鼾声四起，殷郊却睡不着，掀了帘子想下去看看月色，只见姬发倚在一旁树上也睁着眼没睡。

“姬发？”

姬发听见轻声传唤，轻手轻脚走过去。

“殿下有何吩咐？”

“这么晚了，你怎么不睡？”

“回殿下，这里荒郊野岭，总要有人守夜，这些下属不顶事，臣……不放心，便亲自守着，殿下若有事，便可随时传唤。”

殷郊盯着他一会儿，良久了然道：

“难怪父皇赏识你。有心了。”

“不敢，都是臣职责所在。”

姬发忍不住偷偷抬眼瞧他，月光落在他脸上镀了一层柔光，衬得肌肤胜雪，又一身素色袍子，迎着弯月袅袅一站，像个谪仙。

殷郊看见他的动作，无奈一笑：

“想看就大大方方的看，便是真的女娇娥也不必这么紧张啊，况且我又不能吃了你。”

姬发知道自己被抓了个现行，忙收回了眼低头认罪。

“是臣造次了。”

唉，老是这样，殷郊摇摇头，也不再管，径自下了车。

“我睡不着，要下去走走。”

“殿下，野外危机四伏，您……”

“只是在附近转一转，又不进林子里，紧张什么？”

姬发略一思索，认真道：

“殿下，若您执意要去，请容臣随行，若遇危险，臣好及时保护您。”

殷郊叹了口气：“那你跟来吧。”

他们漫无目的地走着，皎皎明月一路跟随，在林间穿行。

初秋时节，北地已然冷凉，风乍起，林叶簌簌，殷郊捂紧了衣领，姬发见此，解开自己的披风披在他身上，又马上退开一步。

“殿下，夜里冷，您若不嫌弃，先用臣的披风挡一挡风吧。”

“多谢你。”

殷郊扯过披风朝他微微一笑。

“是臣分内之事。”

殷郊抬头望月，月光落在他眸中耀如星子。

“这里虽偏僻，却让人安心，总好过回到宫里勾心斗角。”

姬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犹犹豫豫地开了口：

“殿下，皇宫是您的家，陛下会为您做主，定无人敢……”

“可我父皇不喜欢我，他是着急让我嫁给别人。”

“殿下多虑了，或许…陛下只是怕您留在北崇受委屈。”

“你不了解我父皇。”

殷郊摇摇头，晚风吹动路边已经枯黄一半的野草，他盯了一会儿，哀伤道：

“这一次不知道要被塞给哪个诸侯之子，若是个残虐暴戾之徒，恐怕我后半生，连这野草都不如。”

姬发在他身后，见他背影伶仃，顿生怜惜之情，一时竟忘情言道：

“殿下这般好，世人皆不忍令您伤心。”

“真的吗？若是真有人欺侮我呢？”

殷郊闻言蓦然转身，像秋水微漾，波纹扰碎了一池凄寒，姬发失神，想也没想便道：

“若有人敢——臣定誓死守护殿下。”

“你？”

殷郊眯着眼打量他。

“我……”，姬发扑通一声跪下，“殿下恕罪，是臣失言了。”

“别动不动就跪拜请罪的，我不是我父皇，不必这么小心。”

殷郊把他拽起来。

“我倦了，你扶我回去歇息吧。”

“是。”

一路无言。

回了车里，殷郊又探身出来对他说：“你困了就睡会儿，明日还要你带路，没有精神可不行。”

“多谢殿下体恤。臣就守在殿下三步之内，殿下有事一定叫臣。”

“知道了。”

如此又赶了三五日的路，姬发一直这般细心周到。

殷郊躺在榻上，细细思量着。

他那亡夫崇应彪尸骨未寒，他还怀着身孕，殷寿就急着把他接回去，说得好听，不忍公主守寡，无非就是想尽快再把他嫁给别人，去牵制另一个让殷寿觉得有威胁的侯爵。

当年把他嫁给崇应彪，便是知晓北伯侯的长子不堪用，倒是这个次子颇有雄才，叫他娶了公主好管束。崇应彪之死，未必没有殷寿的手笔，他时常出猎，怎就这一次不小心误中了箭；那箭伤也不甚深，怎就突然伤情恶化以至不治身亡？

可他怀疑成真又能如何？他也不过是被摆布的命运，凭借着皇族身份和一身皮囊，成为殷寿稳固自己帝位的筹码。

但反正都要嫁，与其被送到未知的虎狼窝，不如嫁一个知根知底，小心谨慎，肯听话又聪明的，也不至于没几年又被殷寿弄死。

殷郊掀起车窗帘子，望着前方骑在马上的挺拔身影，心里起了念头。

确实是个好人选。

不妨试探一番，若他对自己也有意，就顺水推舟。

于是几日来殷郊时常有意无意撩拨姬发，用膳要他陪侍，行动要他来扶，夜间难眠下来散步，也要他跟着……姬发一一照做，逐渐也不似初见那般拘谨，只是总在不经意间红了耳尖，殷郊都看在眼里。

或许也是时候该进一步了。

又一日夜色浓重，一行人在溪水边驻扎，等众人皆睡倒得七零八落，殷郊出了马车喊姬发。

“姬发，你陪我出去走走。”

姬发上前来扶他下车，他却脚一扭摔下去，姬发来不及反应，慌忙把他接住牢牢抱在怀里。

“多谢你。”

殷郊在他耳畔呵气，借着月色，见他耳尖逐渐爬上绯红。

“殿下客气了。”

姬发别过脸不敢看他。

“可以放我下来了吗？”

殷郊朝他笑笑，姬发这才发现自己还抱着公主，这…太逾矩了，又怕摔到他，便红着脸小心翼翼把人缓缓放到地上站稳。

“你跟我来。”

殷郊在姬发的惊愕中牵起他的手，拉着他就走，姬发还没反应过来，腿脚已经不听使唤跟着殷郊走了。

他们沿着溪水逆流而上，直到看不见他们的人马。

“过来坐！”

殷郊在一旁的草丛上坐下，又拍了拍身边的位置招呼他。

姬发略一犹豫，解开自己的披风铺在上面，对他说：“殿下坐在这上面吧，地上凉。”

“好。”

殷郊笑着挪过去，也拉着他坐下。

姬发拘谨得很，殷郊趁他不备，把他扑倒在地，而后自己跨坐在他腰上。

“公主！”

姬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套动作吓得不轻。

“你别乱动啊，你要是乱动，我可是会受伤的，你舍得吗？”

姬发果然没再动。

殷郊扶住他的肩膀，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道：

“我只问你，你喜不喜欢我？”

“臣……”

殷郊轻轻捂住他的嘴唇，摇了摇头。

“你只需说喜欢还是不喜欢。”

姬发不假思索答道：

“喜欢。”

“很好”，殷郊满意一笑，伸手抚上他的脸，“你听我说，我是阴阳双性之体，本来是当皇子养的，可惜十三岁时来了葵水，这秘密再也藏不住了，父皇本就猜忌我，索性将我封了公主，一长大就把我嫁出去和亲，为的是制衡诸侯。现在我丈夫死了，他急着接我回去，想把我嫁给别人，可是比起那些我不认识的世子，我希望，这个人是你。”

我希望这个人是你。

姬发脑子里炸开一道烟花。

他感觉自己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晕了，激动又紧张，连话都忘了怎么说。

“殿下...我……”

“你呢？你想不想和我在一起？”

殷郊的脸几乎要贴在脸上，那双秋水般含情的眸子似要把他吞没，他喃喃道：

“我...想……”

“那就好。我们生米煮成熟饭，父皇也会顺势而为的，反正他现在那么赏识你。”

殷郊于是开始解他的铠甲，姬发按住他的手，很是慌乱：

“可是……可是……”

“怎么了？你不想要我？”

姬发拼命摇头，说话都结结巴巴：

“不、不是……殿下，殿下有孕在身，我……”

“原来是为这个”，殷郊一笑，接着动作，“你别担心，已经四个月了，只要小心些，有的事是可以做的。”

殷郊的手很灵巧，三两下卸了他的铠甲，松开他的腰带伸进衣服里，探到那硬梆梆的一根。

“以前做过吗？”

“没、没有……”

“来，我教你。”

殷郊温温柔柔握住他那根东西，这感觉很微妙，有一种难言的快乐从那里升起，触电般传到全身，他一下子屏住了呼吸。

“你多大了？”

“我...十八。”

“十八岁？倒是生得勇猛。”

殷郊笑了笑，姬发听懂他话里的意思，羞愤地从脸红到脖子。

简单套弄几下，殷郊松开他，脱掉自己的衣服，把腿间的风光向他打开。

这……太超过了，姬发闭紧了眼不敢看。

“别怕呀，你摸一摸。”

殷郊抓着他的手放在身下幽秘处，姬发感觉自己的手指触到一片湿滑。那触感润如春水，引人想在里面遨游，他忍不住勾了勾指尖，那里的水却更泛滥了，顺着指缝流到他掌心，他不解地愣住。

殷郊见状，低头亲了他脸颊一口，笑着解释：

“这便是喜欢你呢。”

随后他扶着姬发硬挺如黑铁的那物，对准自己的穴口，一点一点吞吃进去，整根没入那一刻，两人同时发出一声喟叹。

姬发感到自己被一处湿热紧窒死死包裹住，那里是公主的身体，他在天朝唯一的公主的身体里！公主的体内暗潮涌动，如春雨洒落，泽被众生，滋润他这焦渴的行人。这一认知冲击得他晕头转向，他不自觉挺腰，引来殷郊一阵细喘。

殷郊按住他的腰，自己在他身上起落进出，没几下之后，姬发突然交代在他里面。

两人皆一愣，殷郊感受到身体里软塌下来的东西，先反应过来，摸摸他失落的脸，温声宽

慰：

“没关系，第一次这样很正常，你还年轻。好了，我们回去吧。”

殷郊想要从他身上起来，却被姬发死死按住，他不解，随后感受到体内的东西逐渐开始发硬胀大，把他塞的穴口都发胀。

姬发突然把他掀倒在地，像一只发情的雄兽，在他身体里横冲直撞。虽不得要领，但凭借着傲人的那物和粗野的动作，竟也让饱尝情事滋味的他感受到了一丝快意，忍不住抓着身旁的野草薅掉几根，青草香气瞬间弥漫开来。

这毛头小子，真是好面子，他在心里感叹。

“公主果然美丽无双。”

崇应彪掀掉他的盖头，勾住他的下巴举着烛火仔细查看。

“难怪殷寿指望你让我色令智昏呢，可惜他错了主意。”

“别碰我！”

殷郊狠狠甩掉他的手。

“哈！”

崇应彪不屑地嗤笑，扼住他脖颈迫他仰头看他。

“殷寿都把你卖到北崇了，还摆什么公主架子呢？”

他不语，崇应彪对着他的脸吹灭了红烛，白烟呛得他眉头一皱。

“把爷伺候开心了，才有你好日子过。”

他随手把烛台往后一扔，扯掉身上的大红喜服，推倒殷郊，压上去开始撕咬他。

火红衣裙在床榻之间翻飞，散落一地，他很快被扒得赤身裸体，又被按着烙下一路饱含情欲的吻痕。

他没有反抗，屈辱的泪水从眼角滑落。

一番激烈地云雨过后，殷郊拥着被子平躺放空，崇应彪起身坐在床畔喘着粗气看他。

他动作看着粗暴，却并没有弄疼他，反而在起起伏伏之间，让他体会到了初经人事的隐秘快乐。

散乱的鬓发有一缕被湿汗粘在脸上，遮住了眼睛，崇应彪伸手替他绾到耳后，殷郊一把推开，翻了个身背对他。

崇应彪并不恼，俯身在他鸦羽般的睫毛上落下一吻，连声音都不觉间柔和了许多：

“我会对你好的。”

姬发的一记深顶拉回了他的思绪，姬发和崇应彪一样，在这种事上都是天赋异禀，无师自通。身上这人虽青涩了些，好好调教几回，也不比崇应彪差。

那人在他身上夯操了半天，终于没了动静，释放在他体内，平复了好一会儿，他推了推身上人的肩膀。

“好了，去旁边取些水，给我擦一擦。”

姬发取了方帕子在溪水里浸湿，夜里秋水冷凉，他握在手里捂热了些才去给殷郊擦拭。姬发见他身上星星点点的痕迹，不敢相信是自己留下的，心里那股受宠若惊的劲儿还没过去，红着脸仔细给他擦干净穿好衣服，小心翼翼抱着人回了马车。

此后的几天，两人的眼神就像粘在一起，分开一阵都如同藕断丝连。殷郊若想与他幽会，就在姬发扶他上下马车时借着衣袖的遮挡暧昧地握他的手，姬发便心领神会，待到夜深人静时，两人就找一片空地厮混。

姬发正值易冲动的年纪，这事做起来逐渐食髓知味，恨不得日日溺在其中，有时候殷郊不经意一个眼神刮过，都能让他起了反应，却也只能硬生生忍到半夜，才能拉着人尽情释放。

有时候夜里冷，殷郊就趁随行的人都睡着，把姬发拉进马车里行事，他们怕闹出太大动静吵醒了人，连呻吟都不敢，便用亲吻来填补溢出的情意。

姬发便在这种情形下第一次吻到了公主的唇。

好软，他想，要是能一辈子都粘在上面就好了。

“回京之后，你一定要好好在我父皇面前表现，我找机会让你成为我真正的夫婿。”

事后，殷郊瘫在姬发怀里，与他十指相扣，细声嘱咐他。

“你会喜欢这个孩子吗？”

殷郊拉着他的手放在自己微微隆起的肚腹上，言语间有淡淡忧虑。

“喜欢，殿下的一切我都喜欢。”

姬发痴迷地望着他的眼睛，殷郊眼里笑意盈盈，勾过他的脖子朝他唇角浅啄一口，他们遂又纠缠到一起。

一路回京进了宫门，殷寿当然没有来迎接他，殷郊正好也不愿意和他假扮父慈子孝。

姬发小心扶他下车，又亲自为他开路护他回寝宫，两人眉目含情，举止亲昵。

殷寿站在城墙一角把这一切全都收进眼底，嘴角牵起一抹阴冷的笑。

东鲁

两道颀长的身影站在礁石岸边，一人披着黑色斗篷，遮住全身，一人靛青服色，矜贵考究。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青碧海水随白浪拍打上岸，溅湿了他们的袍角。

那青衣人开口：

“你为什么事先和他说明你的计划？毕竟你是为了他才决定……”

黑衣人远眺海中孤岛，平静道：

“若不能成事，告诉他，只会平白连累了他。”

他早察觉殷寿想杀他，索性将计就计，假死脱身。

姜文焕叹气：“殷寿可是急着让他再嫁。”

“那又如何，只不过暂去别家住些时日”，崇应彪自负转身，随后神情柔和下来，“他有了我的孩子，心里会向着我的。”

姜文焕在他身后沉默不语，眼角微微抽搐。

02

姬发一身便衣进了殷郊寝宫。

“你来了？”

殷郊倚在床上，看见他走来，眉目含笑。

他刚沐浴过，雪白的寝衣敞开，露出高高隆起的肚腹，饱满的胸口半遮半掩的上下起伏，看得人心神大动。

“知道叫你来做什么吗？”

姬发自然是知道的，便笑得暧昧，伸手解自己的腰带。

殷郊回宫也有两三个月了，这段时日他们倒也经常见面，但都只是拉着手说说话，并没有做什么，此番殷郊有意，他也有些迫不及待。

“慢着，你先过来。”

姬发疑惑，但还是停了动作，听话地走上前。

殷郊拉着他在床边坐下，握住他的手。

“月份大了，这事不能太剧烈，你明白吗？”

姬发捣头如捣蒜泥。

殷郊一笑，抚过他手上薄茧。

“明白就好。你这手常年拉弓射箭，很是堪用，今日你就用手伺候吧。”

姬发一脸柔情登时滞住，迅速灰败下来。

“不愿意？”

殷郊放开他，“也不勉强，那你走吧。”

说着从枕下掏出一根润如羊脂的玉势，当着姬发的面便要往自己腿间塞。

姬发阴着脸夺过那根东西扔在一旁。

然后有些粗暴地掰开殷郊的腿，对准那朵嫣红鼓胀吐着水儿的花，伸了两根手指刺进去。

“啊——”

两根手指在里面搅动风雨，殷郊舒爽得扒着床沿，喘着气指示他：

“往里一点...嗯...啊.....那里，对，啊.....”

姬发的手很听话，心里却乌云密布。

他的公主，他的殿下，他放在心尖上的人，竟只不过把他当成一件疏解欲望的工具。

他和那根假东西有什么分别！

他越想越气，在穴道里刚蹭扣弄的动作也越来越剧烈，殷郊却很受用，浑身颤抖，喘叫连连，两腿死死夹着姬发的手磨蹭，夹得他的手又酸又麻。

姬发看着他的殿下被他用手玩得一塌糊涂的模样，心里升腾起阵阵快意，让他错以为这人已经属于他了。

两次高潮过后，殷郊瘫软在床上，任由姬发打水为他擦拭清理。

收拾妥当，殷郊牵过他的手，犹带着细喘温声道：

“你别生气，我是喜欢你的，你看，要不然怎么能把你的手指都泡皱了。只是如今月份实在大了，不得已罢了。”

姬发想起方才的春潮泛滥，面上通红，把手抽出来背到身后，又为自己的小心眼感到愧疚。

“我...我都明白，殿下也累了，我先告退。”

说完便转身要走，殷郊拉住他。

“别急着走，你不难受吗？”

殷郊瞥了眼他腹下支棱起的一块，上手替他解开腰带，“来，我帮你。”

姬发就眼睁睁看着殷郊雪白小巧的手在他那根紫红狰狞的东西上上下下揉捏套弄，僵在地上一动不动。

殷郊的手法很娴熟，弄得他很舒服，他突然就意识到他的公主之所以对此这么熟练，定是以往也经常这样对待他那亡夫。

妒忌的火焰从他心底燃起，连带着那物也跟着硬挺几分。他随即又觉得自己可笑，和一个死人置什么气，反正现在殿下身边只有他。他往前挺了挺腰，心安理得地接受公主的恩赐。

没一会儿殷郊松开了手，起身揽住他的腰，低头把那根硬梆梆的东西含进了嘴里。

“殿下！”

姬发愕然瞪大了眼，殷郊抬眸朝他娇媚一笑，又埋首吞吐起来。

殿下竟这样待他.....

姬发觉得自己整个人飘飘然，被强烈的惊喜和湿热的快感冲昏了头脑，没一会儿便没忍住交代在殷郊口中，呛得他直咳。

“殿下，我.....”

弄脏了他的殿下，姬发很是歉疚，殷郊只是摇头笑笑，取过床边的痰盂，把口中的东西吐出来。

姬发看着那抹犹残留着丝缕白浊的嫣红菱唇，一时头脑发热，鬼使神差地俯身抱着人亲了上去。

两人激吻了好一会儿才松开，殷郊没有责怪他，喘着气替他整理好衣衫。

“时候不早了，你先走吧。”

姬发往外走，眼神却还和他痴缠着，一步三回头，直到出了门。

不承想这一走，姬发竟足足一个月不曾来见他。

他的身子愈发沉重，也顾不得这许多，每日躺在床上睡得昏天黑地，对外面的事不闻不问。

这日晚间殷寿传他一同用膳，殷郊前去，见贵妃苏妲己也在侧。

他们关系一般，殷郊只是淡淡朝她见礼。

殷寿又不喜他，自然不会好好跟他吃饭，刚落座就谈起他的婚事，说好听了叫议亲，说难听了就是找下家。

殷郊默默点头应和，殷寿不悦，也不再说话。寂然饭毕，殷寿便拂袖起身去见外臣。

他也回了自己寝宫，苏妲己却一路跟来。

殷郊奇怪，他们平时并无交往，这是为何。

“贵妃来做什么？”

苏妲己挥手屏退了宫人，亲自关上门，转身开门见山道：

“你难道不想知道皇后姐姐是怎么死的吗？”



殷郊一怔。

当年殷寿怀疑东鲁有不臣之心，他母亲正是东鲁姜氏嫁过来的，为保住母族，不惜以死明志。母亲去后，东鲁又送了世子，也即他的表兄文焕入京为质，连岁贡也足足添了两倍，这件事才算了。

后来他都嫁到北崇一年多了，他舅舅病逝，东鲁势力也被剪除的七七八八，殷寿才放了姜文焕回去袭爵。忙着收拾东鲁一地鸡毛，姜文焕便是有反心，也无力可为。

“殷寿人好端端在皇宫里坐着，怎么就突然从东伯侯府里翻出了龙袍？东伯侯纵是想造反，也该面上伏小做低，暗中厉兵秣马，有什么必要先做了身龙袍摆在家里？便是真的也是家中秘事，怎么就能不偏不倚招摇到千里之外的殷寿耳朵里？”

苏妲己看出他的踟蹰，迎头一连串的追问震得他满眼难以置信，她盯着他叹道：

“殷郊，那时候你还小，姐姐为了保护你，没有告诉你真相。可你如今年岁渐长，这些事，你就没有怀疑过吗？”

追忆起先皇后姜氏，她的眼里凝聚起浓重的悲伤。

“姐姐是个有血性的人，又极聪慧，她怎会不知殷寿是个什么样的人？母族蒙受不白之冤，殷寿铁了心要除掉东伯侯一家，姐姐死谏又有什么用？她当时是存了和殷寿同归于尽的心，可惜刺杀未遂，反被赐死，伪装成畏罪自尽，等你赶来的时候，便只看见姐姐悬在房梁上的模样。”

母亲的死是他一生的痛，也是他和殷寿关系降到冰点的开始。血淋淋的真相揭露在他面前，他又想起母亲走的那天的惨状，母亲在铺天盖地的哭声和缟素中，了无生气的吊在梁上。

母亲……他红了眼眶，气息有些不稳。

“殷寿到底还是畏惧了，姐姐刚烈，东伯侯一家自然也会如此，他怕真的撕破脸去讨伐东鲁，东鲁会破釜沉舟应战，到时候两败俱伤，得不偿失。”

东鲁意图谋反之事，他不是没有怀疑过，但从前他只是更怨恨殷寿罔顾多年夫妻之情，把他母亲的以死明志说成畏罪自戕。不承想这一切原来从一开始都是殷寿设计好的，殷寿的冷漠阴毒远甚于他所以为的。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殷郊护着肚子，痛苦地闭上眼。

“因为我恨他，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

苏妲己声音陡然狠厉，字字泣血：

“殷寿弑父杀兄篡位，不过两年，便本性暴露，横征暴敛，我母族冀州本就苦寒，数倍岁贡更是逼得我冀州子民连温饱都难，殷寿竟又提出以我为贡女入宫侍奉，我父亲冀州侯苏护忍无可忍，于是我们举家叛乱。很可惜，我们败了，我母族被屠戮殆尽，只剩我一人，我本欲追随父母兄弟而去，却被拦下捆了当作战利品送到朝歌。起初我只不过是个陪床女奴，是姜姐姐为我争到了名位，我才不必任人欺凌。若不是姐姐的陪伴，我根本熬不到今天。姐姐告诉我，活着就有希望，死了才是什么都没了。于是我日日小心陪侍在灭族仇人面前扮笑，隐忍度日，这么多年来我痛不欲生，没有一刻不想活剐了他。快十年了，他作恶多端，已是人神共愤，我想这机会终于要来了。”

说完这一通话，仿佛多年积怨终于得以发泄，她长舒一口气，幽幽道：

“我见你和那姬发关系甚笃，殷寿想为你另择夫婿，也很可能是他。”

她突然眉目一凛，“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就在上个月，殷寿，杀了姬发的亲哥哥，西岐的世子姬邑。”

“你说什么？！”

殷郊心神一震，难怪，难怪姬发消失了一个月，这宫里翻天覆地，他竟一点也不知道。

苏妲己闭上眼，平静地陈述：

“殷寿怀疑西岐有不臣之心，召西伯侯姬昌入京问罪，结果便是姬邑替父赴死。”

殷寿！到底要害多少人才甘心？难不成全天下都为他去死，才能平他的猜忌？

殷郊呼吸急促，扶着床栏坐下平息，一时知道的太多，他有些动了胎气。

“我想，若你能和姬发成婚，你们二人或可一同反了殷寿。姬发本非池中之物，如今又有兄仇在身，他日定能成事。”

苏妲己走了，他躺在床上，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他命人传来了姬发。

姬发神情憔悴，见了他只低头不语。

殷郊把他拉到床边坐下，抚上他眼底乌青。

“你瘦了许多。”

“殿下……”

姬发望着他，声音哽咽。

殷郊按住他的唇：

“不必说了，我都知道了。”

姬发低头流下两行泪。

“或许我不该觊觎公主，这样是不是就不会招来陛下猜忌，害了哥哥。”

殷郊搂着他的头安慰。

“不、不是你的错，都是殷寿，他丧心病狂，他该死。”

“殿下……”

“姬发，这段时日，你先在他面前乖顺些，等孩子生下来，我一定找机会和你成亲，我跟你回西岐，然后我们——”

他附在姬发耳边轻轻说了两个字。

姬发睁大了眼抬头看他，因为他说的是“造反”。

“你怕吗？”

殷郊定定望着他，姬发的神色很快恢复冷静，坚定地摇了摇头。

“我听殿下的。”

### 03

转过年来殷郊诞下一女，花朝节家宴，殷郊方出了月子，抱着孩子盛装出席。

姬发随侍殷寿在金殿之上，遥遥望见殷郊姿容焕发，心神一动。

殷郊也瞧见他，与他交换了一个眼神，姬发用唇语说了句：

殿下今天真美。

殷郊看懂了，垂眸浅笑。

殷寿举杯开席，一时丝竹清雅，杯盘交错。

正欢声笑语间，却有侍卫慌张冲入殿中。

“报——”

“陛下，大事不好了！”

欢宴声戛然而止，殷寿不悦，掷了杯砸在那侍卫旁边。

“放肆！成何体统！到底所为何事？”

“陛下！东鲁联合南伯侯反了！他们的主帅，是、是……”

殿内一时沸腾，殷寿起身喝止：

“都闭嘴！快说，是谁？！”

“是……是死了的北伯侯次子崇应彪！陛下，崇应彪是假死！他使诈假死造反了！”

“大胆！”

殷寿暴怒，一脚踹翻了面前的龙案，珍馐佳肴洒了一地。

殿中诸人胆战心惊，纷纷下跪，大气不敢出。

崇应彪没死！

殷郊一时激动，眼睛微红，抱着孩子的手都有些颤抖。

姬发抬头看向他，殷郊稳了稳心神，朝他点点头。

姬发握紧拳头，猝然出列，重重跪在殷寿面前，果毅道：

“陛下！臣姬发愿领兵征讨这一干乱臣贼子，以报效陛下知遇之恩！”

“你？”

殷寿睨他一眼，冷笑道：

“你愿为朕效忠？怕是有所图谋吧？”

他一边说着一边目光玩味地转向殷郊，殷郊只是默默垂首。

姬发吸气，“臣确有所求。”

“所求何为？”

“臣...想娶殷郊殿下。”

殷寿突然爆出一声大笑，“你想要殷郊？”

他来回踱步几下，突然停下转身道：“好！朕现在就把殷郊赐给你！”

说完他又满不在乎地看了眼殷郊，道：“殷郊，你意下如何？”

“全凭父皇做主。”

殷郊脸上平静无波。

“很好！朕宣布！殷郊现在就是你的夫人！”殷寿坐回龙椅，居高临下地看向他，“姬发，说说吧，你想如何平叛？”

姬发略一思索，坚定道：“回陛下，臣乃西伯侯之子，贸然领王师前去平叛，自然难以服众。西岐尚有数万军众，为使陛下放心，臣愿先领西岐将士前线拼杀，以示忠心。”

殷寿盯着他良久，缓缓道：

“可以。”

“谢陛下，那臣即刻动身西岐，十日内，大军便可开拔。”

殷寿把玩着手中玉杯，冷不防丢下一句：

“不过，你要自己回去。”

“陛下？”

他放下杯子，脸上浮起满是算计的阴笑：

“殷郊留下，等你得胜归来，再赐他与你完婚。”

“这.....”

姬发一时不知所措，殷寿分明怕他回去反了，要扣殷郊当人质。

这禽兽，连亲子都要拿来当棋子！

殷郊突然开口，言语中略带不满：

“姬发，你若诚心娶我，又何必急于一时？西岐不比皇宫，又是行军打仗的，你要我跟着你去吃苦吗？”

姬发回头，殷郊给他一个眼神示意他安心，他这才叩头道：

“臣万不敢委屈了殿下，谨遵陛下旨意。”

“很好！事若不成，你提头来见！”

殷寿拂袖离了筵席，众人纷纷离开。

姬发回头去找殷郊，殷郊却冲他摇摇头，抱着孩子走了。

殷郊一回宫便被软禁，连着关了三天。

算算日子，姬发应该已经快到西岐境内了。

姬发，崇应彪，但愿你们能戮力同心，一举推翻殷寿。

若此事能成，他这一己之身，又算得了什么。

只是可怜了这个孩子。

届时，他会拼尽全力把孩子送走，若能送回她父亲身边，自是最好；若不能，只要保住她的性命，天涯海角，都是福分。

夜深人静，殷郊坐在寝宫床上哄睡了孩子，一旁窗下突然出来一个黑影。

“殿下，贵妃命我带殿下出宫，请您即刻跟我走。”

声音是个女人，应是贵妃侍女，说完那人从窗缝里伸进来一个东西，殷郊定睛一看，是苏妲己的印信。

殷郊没有多想，跟着她悄声离开，从偏门到了宫外，早有马车在一旁接应。

“贵妃请殿下前去西岐，与姬发将军共谋大事。”

殷郊离去前担忧道：“放我出宫，贵妃可有危险？”

那侍女道：“殿下放心，此事滴水不漏。”

殷郊盯着她，觉得疑惑：

“我总觉得你的身影有些熟悉。”

“殿下好眼力，我曾是先皇后宫中侍女，当年家母病重，是皇后赐金送药。”

侍女摘下斗篷帽子，殷郊认出她从前是母亲宫中掌灯女使。

那女使拜别他：“殿下快走，奴在这里等着殿下归来为皇后平反的一天。”

殷郊亦朝她深深一拜，道了声“姑姑保重”，决绝转身上马了。

马车在深夜里沿着小道疾驰而去。

一双有力的手拉着他坐好，殷郊才发现车里的人是姬发。

“你怎么在这儿？”

“殿下放心，我已修书一封给家父，西岐如今已在整军，是我与苏贵妃商议，亲自带殿下走。”

“我竟不知你胆子这么大，若被殷寿发现了，可是万劫不复！”

殷郊气急，感觉自己重新认识了姬发，这还是那个谨小慎微连抬头看他都不敢的青涩少年吗？

姬发听他这样说，也气血上涌，红了眼睛：

“那我怎能留殿下一个人在这虎狼之地，受殷寿的折辱？殿下存了死志，有想过我吗？”

殷郊看着他怔住，终是垂眸叹道：

“算了算了，事已至此，先平安抵达西岐再议。”

姬发目光挪向他怀里的孩子。

“孩子取了什么名字？”

名字？殷郊微愣，是他糊涂了，这些时日想的事情太多，兵荒马乱生了孩子也只“宝宝”“宝宝”的叫着，叫顺了口，便忘了取名。

他仔细望着孩子，这孩子长得倒像他和……

他思索一番，道：

“就取一个‘念’字吧。”

念，念什么呢？

念巍巍山河，念悠悠岁月，念芸芸众生，念所思，念一人。

04

殷郊姬发一回西岐，便举旗起义，向天下昭告殷寿暴行，并与崇应彪、姜文焕等人带领的东南联军结盟。

殷寿气急败坏，先发兵北崇斩了北伯侯父子的头，随后召集举国兵力平乱，然殷寿恶盈满贯早惹众怒，越来越多将领倒戈加入起义军。

只是殷寿向来尚武，手下誓死效忠的精兵强将不少，这仗打到年底，两军仍在僵持。

小半年前姬昌去世，姬发继位西伯侯，此刻正坐镇侯府，一面处理西岐庶务，一面指挥作战。

东南联军派了使者前来，商议下一步攻伐之事，并约定东南与西岐两支军队，谁先入主皇都，斩了殷寿，谁的主帅就登帝位。

“殿下，西伯侯，东鲁相对平坦开阔，不宜隐蔽，我军主力正盘踞东南，伺机西进，届时愿与西岐军成南北夹击之势。殷寿地处中原，我等在四周山地，必定围得他水泄不通。”

使者向殷郊姬发转达东南联军的作战计划，姬发饮了口茶，缓缓点头，“知道了，我军会尽全力配合。”

“那就好，那就好，多谢西伯侯。”

使者擦了把汗，连连作揖道谢。

旁边一直不发一语的殷郊突然道：

“联军的首领如何？他受过箭伤，这南方冬日里湿冷，行军艰苦，别是又复发了。”

“殿下放心，崇元帅好得很，凡战皆能以一当十，并无伤病。”

“那就好。”

殷郊点点头，暗自松了口气，一旁姬发看在眼里，眸色有几分失落。

送走使者，天色已经不早了，女使来说孩子闹着找母亲，殷郊拔腿便要走，姬发拉住他。

“我和你一起。”

殷郊拿开他的手。

“我自己来就行，你事务繁忙，别为这些事操心。”

说完转身就走，姬发心一横，从背后猛地抱住他，委屈道：

“可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

自打回西岐他们便一心扑在战事上，亲也没成，连夜间独处也没有过。

殷郊却不动声色从他怀里挣脱，叹道：

“姬发，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

姬发望着他背影远去，攥紧了拳头。

西岐下雪了。

鹅毛大雪，没多时便积了半尺厚。这样的雪在西岐很难得，在北崇却很常见。

北崇有时八月便下起雪，飘飘扬扬，满天满地银装素裹，晃得人眼睛生疼。

外头冷，屋里炭火却烧得足，穿着单衣动作一番也能出一身细汗。

他畏寒，一到冬天就抱着汤婆子偎在床边不爱动弹。

崇应彪回来，风风火火的，带进来一屋子寒气。

他骂骂咧咧逆着风关上门，朝里屋走，锦裘上的雪花随着他的动作抖落一地，被地龙一蒸，很快又消散得无影无踪，连水痕都没留下。

殷郊知道他这是又在他父亲那里受了气。

崇应彪纵有雄才，却不被他父亲喜爱，甚至总在众人面前维护他那庸懦的大哥，给他难堪。

可是见了他，又马上生生咽下气，在炉边烤暖了身上，才近他面前。

“上午自己在屋里干什么呢？”

“没别的事，看了会书，又和女使们说话打发时间。”

崇应彪想了一下，道：

“无聊的话，午觉起来我带你出去逛逛吧。”

“不去，冷。”

“有我在，冻不着你”，见他拒绝的干脆，崇应彪也没死心，循循善诱道，“城外有个湖，这时节冰结了三尺厚，结实得很，我带你去溜溜冰，玩累了还能凿冰抓鱼，不好吗？”

“再说吧，还没用午膳呢。”

殷郊伸了个懒腰，摸了摸空空如也的肚子。

崇应彪走过去抱住他，和他脸贴着脸。

“离午膳还有一会儿呢，怎么这时候喊饿，早上吃什么了？”

“起的晚，没吃。”

“又没吃，不是说了早膳不吃对身体不好吗？”

殷郊锤他一下，不悦道：

“谁叫你夜里弄那么晚？你是舒坦了，我又起不来。”

说完两人皆面上一红。

“咳，我的错我的错”，崇应彪紧紧搂着他转移话题，“想想午膳吃什么，今天他们弄了羔羊肉，给你煲个汤，再弄个炙羊肉怎么样？”

“行。”

“吃太多肉不好消食，有鲜白菜和嫩豆腐，切点精肉简单炖了，饭就煮一些碧粳米如何？”

“嗯。”

“那我就吩咐底下人这么做了？”

崇应彪往他脸上亲了一口。

“嗯，你快去。”

殷郊不耐烦，把他推下床。

午后崇应彪到底磨着他出了门，北崇的冬天山河缟素，是他没见过的景象，他看着结冰的湖面，犹豫着要不要踩上去。

崇应彪笑道：

“不要紧，站一百个你也裂不了。”

他被崇应彪拉着在湖面上玩得飞起，每次他以为自己将要滑倒时，都能被崇应彪稳稳接住。

他们后来又凿了个冰窟窿摸鱼，很走运摸了条大的，活蹦乱跳，殷郊差点抱不住。

“真可怜，都躲到冰面下了，还是被我们抓住了。”

“要是觉得可怜就放了呗，只要你开心就好。”

“那不行，它费尽千辛万苦落入我们手中，我要想想怎么吃才对得起它，清蒸还是红烧？”

崇应彪闻言大笑，捏了捏他的脸。

“不急，回去慢慢想，我们走吧，看你小脸冻得通红。”

他们一回去便钻进卧房旁边的浴池解乏祛寒。

北伯侯府后院有一处天然温泉，寒冬腊月里泡上最是舒适，但殷郊嫌从水里出来穿衣那一下太冷，崇应彪便叫人在卧房后头起新屋建新浴池，引温泉活水过来，又修了暖廊与卧房连通，方便殷郊随时过来泡澡，一点也冻不着。

他们在温泉里情不自禁云雨了一回。

殷郊本有些抗拒，崇应彪哄他说现在做了，晚上便早些睡，他便信了他的话，谁知到了晚上，又是另一副嘴脸。

殷郊站在廊檐下看雪，白雪纷飞迷乱了眼，竟追忆起往事。

他并没有很怀念在北崇的生活。

享尽荣华，却也是无用之人。

他不喜欢被豢养。

但那是他为数不多轻松的日子，没有假惺惺，没有被作践，那个人是那时候唯一真心对他好的人。

他只有小时候，母亲还在，殷寿还只是二皇子时，像那样轻松过。

姬发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殷郊听见他酸溜溜地说：

“殿下心里，还念着崇应彪是吗？”

殷郊转身，对上他冒着酸意的眼，长叹一声：

“姬发，我跟他毕竟夫妻一场，他待我不错，我自然希望他好好的。”

姬发怒极反笑，攥过他的手腕，痛心道：

“那我呢？那时候，殿下拉着我说的话，都不作数了吗？”

见他放肆，殷郊也不恼，反而欣慰一笑：

“姬发，你越来越有帝王风范了。”

姬发闻言松开他的手，退后一步，有些失魂落魄。

“对不起，殿下，我……”

殷郊却走上前与他对视，正色道：

“我会尽全力，帮你先攻入皇城，让你登上帝位。”

姬发痴望他，亦忧亦喜。

或许殿下担忧崇应彪，只是因为念旧。

殿下一心帮他夺帝位，是心里有他吧。

他的殿下就像一片羽毛，洁白无瑕，绕在他身边浅浅撩拨，可当他伸手去抓，却怎么也抓不住。

## 05

一年多来，西岐军与东南联军配合的天衣无缝，一路势如破竹，殷郊也遵守了他的承诺，让姬发抢先入主中原。

他们沿水路而下，明日就能抵达宫城。

内宫传来消息，当值羽林军中有自己人，会提前至卯正二刻开宫门。

殷郊姬发一合计，趁天蒙蒙亮先发制人，一举攻入皇宫。

半夜，姬发摸进了他的舱室。

他好不容易把女儿哄睡，连日劳心劳力，这时已经疲惫不堪，他刚想开口劝姬发回去休息，那人却突然挂在他身上。

“殿下，明天就是决战了。”

殷郊闻到淡淡酒气，他眉头一皱。

“姬发，你醉了。”

“我没有，我清醒得很。”

姬发冷言，伸手就解他的衣服。

“放肆！”

殷郊给他一巴掌，狠狠推开他。

船本就晃，姬发踉跄几下才站好，满脸泪痕朝他大吼：

“为什么？！”

殷郊被他这一声吓了一跳，反应过来赶紧去看女儿，所幸小孩子睡得沉，没有被吵醒。

“为什么？殿下，你说过要嫁给我的，是你给了我希望，为什么又不想和我在一起？就因为崇应彪吗？打了这两年仗，他对你不闻不问，一心只想着抢皇位，殿下为什么放不下他？”

姬发一屁股坐在地上，像个孩子似的开始哭诉，言语里委屈得不行，丝毫不提这两年他扣下的一封又一封崇应彪向殷郊问安的信。

殷郊见他这样，心里愧疚，上前蹲下，轻轻拍着他的肩膀安抚。

“姬发，是我对不起你，那时候我以为他死了……我那时自己朝不保夕，我才，我……”

他当时确实想着要和姬发成亲，可后来知道崇应彪并没有死，无论如何，他们没有解除夫妻关系，崇应彪也从未做过对不起他的事，他实在不能，就这么和姬发在一起。

“殿下，我虽然有建功立业的心，也誓为哥哥报仇，但以前从未想过染指帝位，是为了殿下，我才、我才……殿下为什么不要我了？没有殿下，我要这不世功业做什么……”

姬发痛苦迷茫地望着他，殷郊本就对他惭愧，此刻更是于心不忍，沉默许久，终是下定决心，扯开了自己的衣带。

姬发看着眼前一件件剥落的衣衫，心中一喜，压着他倒在了榻上。

他们之间，第一次由姬发主导。

也该是最后一次了。

姬发在他身上种下一路吻痕，标记领地般，又与他十指紧紧相扣，几乎要把他嵌进自己掌心。

他无可奈何地闭上眼。

（姬发：如果不能睡到公主，明天决战我会手软的拉不开弓

殷郊：（哄孩子）为了大局，忍，好吧好吧好吧，最后一次了哦）

殷寿疯了，竟放火烧宫城。

他们的人攻入城门，本欲一路直取殷寿寝殿，却被大火阻挡了脚步。

姬发亲自打的头阵，就这么陷入火中，周围熊熊火焰，熏得他眼泪直流，方向也迷失了。

“姬发，上马！”

不远处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紧接着马蹄隆隆，他回头，殷郊朝他伸出手，他抓住，借力飞身上马。

“殿下？”

姬发又惊喜又诧异。

殷郊微微侧首，眉目飞扬，语调明朗不羁。

“别忘了，十三岁前，我是当皇子养的！”

殷郊骑马带他冲出火海。

滚滚黑烟直入云霄，从前繁华无两的京城一时灰暗阴沉，半空弥漫着呛人的焦味。

“禀主公，殷寿的尸体找到了。”

姬发正在擦脸上的灰尘，闻言放下布巾。

“确定是吗？殷寿最为狡猾，别被他偷天换日跑了。”

“虽然有些烧焦，但可以肯定。”

他点点头，身后又跑来一位下属。

“禀主公，大火已被扑灭。”

“伤亡如何？宫室焚毁情况如何？”

“死者不多，伤者皆已送诊。大火是从殷寿寝殿烧起来的，他的寝宫已倒塌，前殿后宫皆有波及，但损伤不大，大多可以修复。”

“殷郊殿下的寝宫呢？”

“殿下寝宫离的远，只燎了门，其余安然无恙。”

“那就好”，姬发松一口气，接着沉声下令，“斩了殷寿头颅祭旗，着人修整前殿，我们尽快入宫。”

“是。”

人生如梦，短短几年，这里的一切，竟要属于他了。

姬发望着巍峨皇宫出神。  
至高无上的皇权，谁不想要呢？他也不能免俗。  
可他心里最惦念的，还是那月光下如仙子一般的人。  
他多想牵着他的手一起走入这里。  
但他绝不是能受人逼迫的人。  
终是痴妄了。

06

隔天便是良辰吉日，天空放晴，姬发率领诸将士大步流星入了宫门。  
殷寿的头颅被高悬在城墙上，姬发在金銮殿前庭洒酒祭奠被殷寿害死的无辜之人，而后众将士推尊他为新主，劝谏他即刻即位。  
殷郊朝他点头一笑，他正要开口应下，却闻远处传来一声大喝：  
“且慢！”  
是崇应彪和姜文焕等人纵马前来。  
崇应彪下了马，威风凛凛朝他走来，开口便是责难：  
“姬发！讨伐殷寿，我东南联军出力最多，你不过占尽天时地利，才抢先入了宫城，凭什么帝位给你？”  
姬发负手而立，一脸淡定，反问道：  
“崇元帅，没记错的话，是你派使者与我约定，先入城者为君，你崇元帅亲口说的话，难道不想作数了？”  
崇应彪冷哼一声：“姬发！你别欺人太甚，老子忙着前线厮杀，叫你抢了先机也罢，你又圈着我妻女不送还是何意？”  
姬发笑了几声，摊摊手，冷嘲热讽道：  
“笑话，这里哪有你崇元帅的妻女？元帅星夜兼程赶来皇城，顾不上休息怕是神志不清了吧？”  
崇应彪看见他眼里的挑衅，怒火顿起，也不想和他掰扯下去。  
“你少废话！殷郊在哪里？！”  
姬发听见他直接喊出殷郊，也被逼得急了，口不择言起来。  
“这与元帅何干？我与殷郊早有婚约，此番登基，殷郊便是皇后！元帅难道觊觎皇后不成？！”  
“你说什么？”  
崇应彪怒极，挥拳便要打姬发，姬发侧身躲过，也准备拔剑。  
“都住手！”  
殷郊从人群中走出来，喝止二人。  
二人的动作皆停在半空，崇应彪见到阔别三年的枕边人，又激动又急切，声音都软下来了。  
“殷郊？”  
殷郊没有看他，侧过头对姬发说：  
“今天不适合谈事，姬发，让你的人都散了。”  
姬发犹豫了下，殷郊神情严肃。  
“听我的。”  
姬发便传令让诸将带着兵士退下。  
崇应彪见他和姬发如此配合的模样，更急了。  
“殷郊！”  
殷郊这才转向他，平静道：  
“崇应彪，让你的人也散了。”  
崇应彪难以置信他的漠然，声音颤抖：  
“殷郊，你真跟他了？”  
殷郊听了这话神情一凛，怒喝：  
“让你的人散了！”



“你回答我的问题！”

崇应彪不依不饶，殷郊疲惫，不想和他纠缠，抬眼递了个眼神给他身后的姜文焕，姜文焕心领神会，默默命众人皆散去。

片刻后偌大的前庭只剩他们几个人相对无言，等姬发和崇应彪都平复下来，殷郊开口打破沉寂：

“现在都回去。”

他没再管身后姬发和崇应彪的针锋相对，径直往自己原先寝宫的方向走。

崇应彪剜了姬发一眼，跟了上去。

殷郊刚要关门，追过来的崇应彪把门狠狠一拽，踏进了屋。

殷郊无语，不想理他转身往里屋走，崇应彪一把抓过他的手腕，冲着他的脸质问道：

“你什么意思？”

“你放开我！”

殷郊想挣脱没挣动，皱眉看他。

“你这个毛病怎么总不改？”

崇应彪接着冲他一通说：

“老子为了你才决定造反，好几年了，天天顶风吃沙子，被砍了多少伤，你不闻不问也就罢了，现在还帮着外人来反对我？”

“为了我造反？”

殷郊讶然：“你说清楚。”

崇应彪松开他。

“我知道了殷寿那个老不死的这些年是怎么对你的，好不容易来北崇过了几天安稳日子，那个畜牲又要把我弄死。”

他进屋找了张椅子坐下，接着道：

“我不想让你再过那种被当成礼物和棋子送来送去的日子，所以我才决定造反！我起初怕事不成连累你，不敢和你说，谁知道让姬发那小子钻了空子！我真是后悔！”

说完他一拍桌子，震得桌上茶碗咣当响。

“崇应彪，你们口口声声都说为了我怎么样怎么样，可谁有问过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

殷郊无奈地摇摇头，走到他旁边，反问道：

“你们分明是自己有野心，为什么总要拉我做筏子？我只是想不受摆布，想做主自己的命运，可你们现在做的这些，不都是在由着你们自己的心意操纵我吗？”

他少时所求，不过家庭和美，日子安宁。他想身为皇族，总要担起重任，胸怀天下，心系黎民，于是他努力学习君子六艺，希望有一天能为社稷出力。可惜这个梦碎得太快，变故永远先他一步，母亲走了，父亲的真面目暴露，他的命，一时薄如风前飘絮。

殷寿嫌恶他，把他由皇子改封公主，令天下人咋舌。他再也不被允许练武，折了羽翼圈在后宫等着长大当成玩物送出去。

若真能以他一己之身安定社稷，不必劳苦万千将士，做个和亲公主也无妨，总好过让那些可怜的宗室女去国离乡。可惜殷寿，为的是一己私欲，作践他还不够，倒行逆施，坑害了多少忠良。

他想他已经没什么不能失去的了，拼上残破的人生，也要让殷寿伏诛。所幸殷寿暴行连老天爷也看不下去，他好歹成功一次，结果气还没喘上一口，又被两个人争来抢去。

崇应彪看见他眼里的疲倦，语气不由得放软了些。

“我当然知道你不愿受人摆布，我更没有想操纵你！我绝不会让你再过那样的日子，待我把帝位抢过来，你就是皇后，我会一辈子爱你护你，我们一起做全天下最尊贵的人，不好吗？”

“不好。”

他回绝得干脆。

崇应彪被泼了冷水，又猛然想起这几年，都是殷郊一路帮着姬发打天下，怒火蹭蹭往上窜。

“你不想让我称帝，是因为你想扶持姬发，然后给他做皇后是不是？”

怎么又扯回姬发了？怎么跟他就说不通呢？

殷郊没有跟他急的力气，捏了捏眉头，叹道：

“你想多了，我不会给任何人当皇后。”

崇应彪兀自愣了一会儿，随后一拍手，了然一笑。

“我明白了，你不愿为后，是觉得这样还是低人一头，不自在，对吧？那这样，我去杀了姬发，助你登基，如何？”

“崇应彪，你明白什么？”

殷郊白他一眼。

“我这半生都被皇权所害，再也不想和皇权沾上一点关系，哪怕是成为皇权的所有者。我扶持姬发，是因为当今天下需要一个明主来处理殷寿留下的烂摊子，姬发确有这个能耐。但我——

他摇摇头，坚定地说：

“决不会和登上帝位的人在一起。”

崇应彪愣愣地看他，殷郊与他对视，语重心长地劝他：

“崇应彪，做北崇一方霸主，和坐拥天下，就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这天下之大，若都系于你一身，你收拾得了吗？你没有姬发的本事，你玩不过他的。”

“你竟这般看不起我？”

他一提姬发，崇应彪就气恼。

得，又白说了。殷郊心累，也不再说话。

“好、好，我收拾不了天下，还收拾不了你吗？”

崇应彪扛起他扔到床上，扯开自己的铠甲衣袍，欺身而上。

三年，整整三年，他们没有在一起，殷郊嫁给他还没有三年呢。

这三年，怎么就叫个不知打哪来的姬发捷足先登了？

方才就不该和他说那么多，应该上来就先把他操服帖了。

殷郊没有抗拒，反倒尽力安抚他，任他在自己身上攻城略池。

一番狂风骤雨般的情事后，殷郊趴在崇应彪怀里平复，两人皆是一脸餍足。

殷郊轻轻触碰他身上深浅纵横的伤痕，柔声道：

“成就霸业，我知道这是你的雄心壮志，但天下人经不起折腾了，我也经不起了。”

崇应彪待要说话，他按住他的唇，细细抚摸他的眉眼。

“崇应彪，你听话，只要你不再执着于帝位，放下芥蒂和姬发好好谈谈，我就跟你回北崇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方才崇应彪说为了他造反，他心里是感动的。在北崇的时候，他就几乎已经把他当家人了。要是崇应彪能改一改这个脾气，为了天下安宁，为了女儿，为了...他自己，他愿意和崇应彪过一辈子。

“女儿两岁了，她的嘴巴和鼻子很像你。”

殷郊用指尖勾勒他的唇角，伤感道：

“她还没见过父亲，你想让她像我一样，一生得不到父亲的爱吗？”

崇应彪听见他说起孩子，心里软了下来，却仍犹豫不决，绸缪很久的事，突然改变决定，总是很困难。

殷郊见他油盐不进，推他一把，转身背对着他，风凉地说：

“行，既然你执意如此，那就去和姬发抢皇位吧，我祝你成功。到时候我带着女儿改嫁姬发，反正女儿和他关系好得很，不如顺势认了他做爹。”

崇应彪一听这话，赶紧把人搂在怀里，认命地哄着。

“别别别，我明天就去找他商议，行了吧？”

“不行，今天就去。”

殷郊用胳膊肘拐他。

“今天不行，今天还有别的事。”

崇应彪坏笑着在他身上乱摸，殷郊拍掉他的手。

“别闹，歇一会儿，我累了。”

“好，那我抱着你说说话。”

“嗯。”

殷郊闭上眼养神。

“让我见见孩子吧。”

“在宫外，明天抱给你看。”

“女儿叫什么名字？”

他转过身，看着他的眼睛回答他：

“随我姓，单字一个‘念’。”

“念，念儿”，崇应彪反复咂摸这个字，喃喃道，“好名字，念谁呢？”

念巍巍山河，念悠悠岁月，念芸芸众生。

念所思，念一人。

他这次没有回答，只以吻封缄。

（崇应彪/殷郊内心os：睡一觉他就老实了  
只能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崇应彪翌日果然找了姬发商议。

他退居北崇，北崇也愿奉姬发为君，只是万世不纳贡，不朝贺，姬发很轻松地答应契书上的条件。

崇应彪又说必须要带殷郊回去。

姬发盖印玺的手抖了抖。

他看了看旁边的殷郊，颤声问：

“殿下，这是你的意愿吗？”

殷郊一言不发，垂头坐着。

崇应彪得意，替他答道：

“自然。”

姬发终是盖上了印。

崇应彪夺过契书耀武扬威地走了。

殷郊起身，在姬发落寞的目光中，终是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姬发，你是我看重的人，好好坐稳这个位子，别叫我失望。”

姬发按住他放在他肩上的手，深深望着他。

“我绝不会让殿下失望。”

07

诸事妥当后，殷郊和崇应彪带着孩子回北崇。

马车早在宫门外接应，小孩子贪睡，此刻正稳稳被崇应彪抱着，殷郊正要跟他一起先安顿好孩子，却见他们的车附近停了另一辆略显朴素的车。

而一位身穿素袍，戴着幕篱的女子走到那车前。

殷郊看着眼熟，试探着喊：

“贵妃？”

那女子转身，风扬起幕篱上的轻纱，露出她被大火毁容了的半边脸。

苏姐己看见殷郊，浅浅一笑，朝他走过来。

“别这么叫了，我如今是一介平民苏姐己。我虚长你几岁，你便叫我苏姐姐吧。”

“好，苏姐姐”，殷郊笑着应下，拉过崇应彪，“崇应彪，来见过这位姐姐，扳倒殷寿，多亏了她在内宫替我们周旋，传递消息。我在宫里时，她也对我颇为照顾。”

崇应彪起先只是感叹是个奇女子，听到后半句肃然起敬，朝她俯身见礼。

“多谢姑娘对我夫人的襄助。”

“北伯侯不必多礼。”

苏姐己的目光看向他怀里的孩子。

“这孩子真可爱，你们一定好好养她，她可是姜姐姐的外孙女。”

殷郊郑重地点点头，又问她：

“苏姐姐要离宫去哪里？”

“天地之大，总要游历一番。”

“要不苏姐姐和我们回北崇吧，北地虽苦寒了些，但风光甚是壮丽，北伯侯府富裕，必不会慢待了姐姐。”

苏姐已摇摇头婉拒：

“多谢你好意，等这孩子及笄，我定去北崇看望你们，只是如今不行，我要先去求医治病。”

“治病？姐姐看着气色甚佳，有何顽疾？”

殷郊不解。

苏姐已挽起袖口，露出胳膊上一道道鞭伤，无奈苦笑：

“这么多年，我表面上荣宠万千，风光无限，可私底下殷寿对我非打即骂，各种折磨，我在他身边战战兢兢度日，身心双重摧残，整个人早已亏空。饶是这般，还要被拉出来给他挡刀，成为众人口诛笔伐的祸水。”

“苏姐姐……”

殷郊听了神情凝重，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苏姐已却娇俏一笑：

“你不必担心，走出这个宫门，心情开阔，再细心调理，我会好的，一定长命百岁。”

殷郊朝她一拜，正色道：

“姐姐，殷郊实在不能为你做些什么，只是若新朝要修殷家国史，我一定告诉姬发，为你正名，让姐姐的义举彪炳史册。”

她听了眼前一亮，眉梢飞上喜色。

“好呀，若真如此，我要和姜姐姐进同一列传，你看如何？”

“那是自然。”

闲叙几句，苏姐已便拜别他们：

“殿下，北伯侯，山长水阔，就此别过。”

她走过去登上马车，自己驾着车驶离宫城，清风吹起她的乌发和幕篱上的轻纱，她迎着日光前行，笑得恣意悠扬。

苏姐已走远，崇应彪牵起他的手。

“夫人，我们也走吧。”

城墙上，姬发一身帝王冕服，目送马车绝尘而去。

他的殿下，为了天下安稳，为了让他坐稳皇位，竟不惜以身饲虎。

殷郊，余生漫漫，我总有机会让你回到我身边的。

后记：

朝野上下皆知陛下与北伯侯夫妇关系甚笃，每年都要抽空巡幸北崇，看望伯侯夫妇。

北伯侯府，皇帝陛下正抱着小阿念，与殷郊有说有笑。

“念念长得真快，我都要抱不动了。”

“不嘛，娘亲说姬发叔叔很厉害的，怎么会抱不动念念呢？”

小姑娘晃着头上两个啾啾撒娇，殷郊坐在旁边偷笑。

角落里的北伯侯崇应彪，阴郁地盯着眼前的场景，抓了把瓜子磕得嘎吱作响。

姬发赖在北伯侯府将近一个月，直到群臣纷纷上表劝陛下回宫处理政务，才恋恋不舍地走了。

北伯侯夫妇站在侯府门口目送皇帝仪仗远去，崇应彪满眼轻松快意，对身旁的殷郊说：

“听说姬发每天练习骑射，强身健体，饮食作息也让御医专门调理。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他想跟我比长寿，就等着我死了，好把你夺走。”

殷郊无奈皱眉，“你胡说什么？他如今国事繁忙，养养生也是应该的。”

崇应彪也急了，指着远处的马车影子朝殷郊大喊：

“我怎是胡说？他要不是贼心不死，做什么年年来北崇赖着不走，你看他看你的眼神！不清白！”

“行啊，那你从现在开始斋戒，清心寡欲，绝对比他活得久，去吧！”

殷郊不欲理他，转身回府，崇应彪悻悻地跟上去。

回了屋，崇应彪在他对面坐下，怅然道：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没有那么喜欢我，你是为了天下的安稳，以及想要一个家，才跟我在

一起。”

殷郊看他委屈失落的样子，像一只耷拉着毛的小狼狗，忍不住扑哧笑了。

“崇应彪，你竟聪明一回。”

崇应彪懵住，眼里光彩一点点冷却。

“我就知道你真的不爱我。”

“算了”，他往后一仰，倒在椅背上，“只要我在你身边，我也不图更多了。”

殷郊真想给他一榔头。

“说什么傻话，从前我连自保尚且艰难，哪有心去爱人？如今——

他把手轻轻放在小腹。

“我若是心里没你，怎么会给你生两个孩子？”

“两个？”

崇应彪疑惑，随即恍然大悟，眼睛一亮，“你又有了？”

“是啊，不过你真得清心寡欲几个月了。”

哈，那有什么，几个月而已，不像有的人，得素一辈子呢。

崇应彪美滋滋地揽着殷郊，心中畅快得意，他可以为了殷郊袖手天下，故而能够抱得美人退居北崇，余生有爱妻在怀，儿女承欢膝下，这日子神仙也不换。姬发贪恋皇位，就注定永远也得不到殷郊的心，比他年轻几岁又怎样，呵，案牍劳形，熬不死他。

姬发：什么？皇位和老婆二选一？不是，殿下，你也没问我啊😭😭😭😭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